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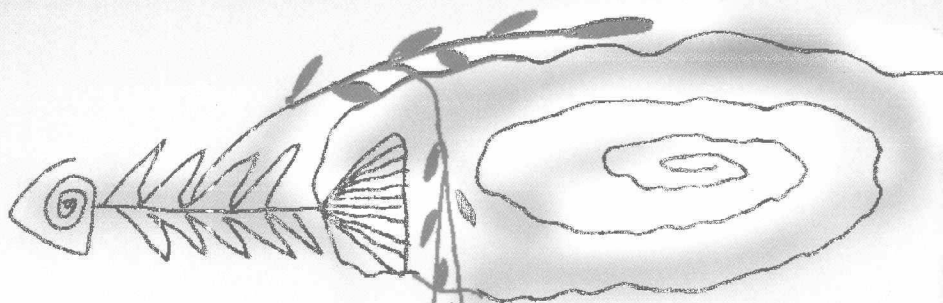


寡妇

朱玛拜·比拉勒 著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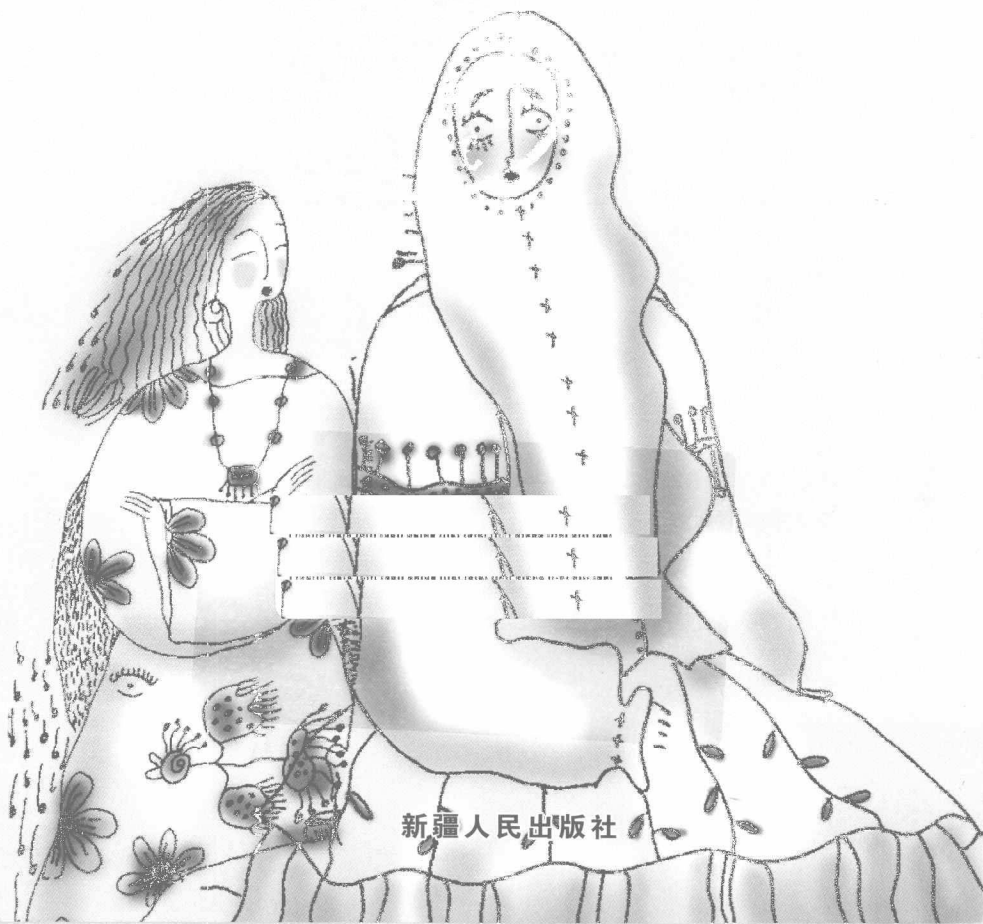


新疆人民出版社



寡妇

朱玛拜·比拉勒 著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寡妇/朱玛拜·比拉勒著;叶尔克西译.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5

ISBN 7-228-10076-X

I. 寡... II. ①朱... ②叶...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0371 号

责任编辑 孙祁娟

装帧设计 段 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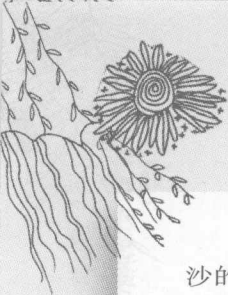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电 话	(0991)2825887 (0991)2816212
印 刷	新疆一龙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第一章

巴兰沙家族的人都说，他们的老祖宗朱穆克的孩子巴兰沙生下来的时候，手心里捏着一块羊腰子大小的血块，说他天生就是一条好汉。但是关于他的生卒年月，却没有人说得清楚。这也实在是因为这个家族前后三百年，十五代人，留给后世的故事太多、太庞杂了，以至于，他们只记住了几百年间，巴兰沙家人英勇的历史；记住了老祖宗巴兰沙曾在这天山和额尔齐斯河流域的芒拉克、斋桑泊这样一些地方，与东边的清兵交锋，又与西边的沙皇军队交战，硬是保全了他们这个小小的家族。巴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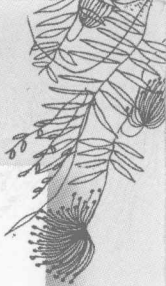


沙的名字被后人牢牢记住，他的故事一代代留在老人们的遗言里，后人们骄傲了整整三个世纪。但是，世上的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总有一些遗憾要留下来。当时光的脚步推移到巴兰沙家嫡系第十五代人的时候，那曾经的骄傲却好像悄然走到了尽头，以至于家族的炊火奄奄一息，那口祖传的大铜锅空空地放在太阳下，向天空张开。有人说，当初，好汉巴兰沙寿终正寝的时候，这口铜锅曾装下过一匹大跑马，祭祀他的亡灵。风光了十五代的家族啊，眼看要败落在第十五代人身上，谁心里不难过——巴兰沙家大帐第十五代传人——唯一的那个后生，英年早逝，于一年前离开了人间。死时身后只留下一个不满周岁的儿子。这孩子年龄尚小，还不成器，命运未卜，现在，谁也不敢说，他就是家族将来的希望。

这是一个普通的深秋。天已落过雪，山梁上积雪斑斑驳驳，使古老的山体显得有些苍老，有些萎靡不振。前边是一处小小的山坳，一座用石头垒起来的牧人家，歪歪斜斜地出现在一个小小的石圈旁边，像个古老的梦。这，就是巴兰沙家族大帐的冬窝子。

巴兰沙家的石屋，虽然不大中看，但却很结实。梁是用六根牛腰一样粗的橡木，橡木上铺了一层厚厚的麦草、芦苇，上面还有一层厚厚的泥，夏天雨水穿不透，冬天暖气散不掉。因为泥里掺了野草的种子，每年夏天房顶上总能长出茵茵草。到了这秋天的时节，草枯了，孤零零地立在寒风中，让人看上去有点伤感，加上这屋的外墙被夏天的小蜂筑了巢穴，看起来千疮百孔，整个屋子好像陈年旧梦。不过，这一切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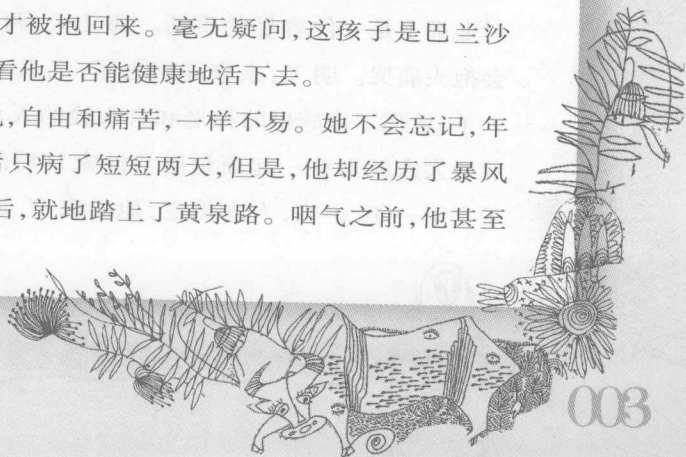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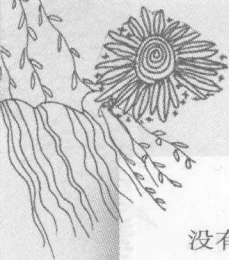
算不得什么,要紧的是,多少时日来,挂在这座小屋屋顶上的那面黑色的丧旗,在他已故的主人年祭后,终于被人们摘掉了。从此以后,故人的遗孀——那个为亡夫呜咽了一年的女人,也终于可以像过去一样进出自由,干家务,与外界交往了。

说起来,这个女人的命运,好像天定了要与巴兰沙家拴在一起。她的娘家和婆家很早就有交情,还在她在摇床里酣睡的时候,两家大人就定下了娃娃亲,以示两家人永世不灭的缘分。从那以后,她的丈夫在严父的调教下,而她也在严母言传身教下成长起来。为了让他们两人保持对这份纯洁而又神圣的婚姻的责任感,成年后,家长们甚至不允许他们见面。这样,一种对婚姻的特殊感觉便也在他们两人内心世界深深地扎下了根。直到芳龄十五那年,她才初尝丈夫年轻的活力。他们懂得了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从此坠入爱河。可惜的是,就在他们的爱情和婚姻刚刚有了结晶,这段魂牵梦绕的爱情却突然夭折,把他们两人抛向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成了亡人,去了寂寞而又陌生的世界,一个成了寡妇,留在现世里,含辛茹苦地继续人生苦旅。

男人去世的时候,他们的孩子刚刚出世。孤儿寡母的日子,过起来很难,母亲要为亡夫哭丧,孩子就被婆婆抱去了。直到年祭结束后,才被抱回来。毫无疑问,这孩子是巴兰沙家唯一的传人,就看他是否能健康地活下去。

对小寡妇来说,自由和痛苦,一样不易。她不会忘记,年轻的丈夫虽然前后只病了短短两天,但是,他却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痛苦,之后,就地踏上了黄泉路。咽气之前,他甚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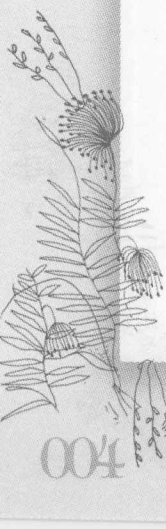




没有给她留下一句话,对她没有感恩,也没有抱怨,好像陌路过客走过家门,只是借个方便,去了远地,还要回来,再路过她家的门……但她却为此流了整整一年的泪。这一年里,他们新婚时挂在床上的像山羊皮一样厚的缎子帷幔上那束漂亮的鹰羽,被人摘掉了。她整天价坐在床上,在一个女伴的陪伴下唱哭调。她在泪眼中寻找那个从她生活中飞走的天鹰;为英年早逝的丈夫向上天祈求安宁;倾听前来吊唁的老人和女人們的劝告。整整一年,她就这样在那间昏暗的小屋里送走一个又一个寂寞的时光,偶尔,披上小黑袄,提上小净壶,到外边去方便,净净身子。除此之外,别无他求。

人的命啊,很像一条蛇,就是身遭不测,被人剁成数断,只要那个高贵的头颅没有死掉,几个时辰后,依然能好好地活过来。巴兰沙家虽然丧子,两个老人也因此蒙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痛苦,但那终究是一时的,生活毕竟还要照常进行下去。

亡人年祭之后,家族里的人都各自回家去了。巴兰沙大帐的老太太却特意留下亲家公和亲家母,款待了几日。毕竟,人家亲家夫妇是为亡婿作祈祷来的,此情难却。何况,一年来,两家人同是落难之人,一个没了公子,一个死了驸马,对谁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几天,两家人见面时,常常会抱头痛哭。明天,亲家要回去了,老太太就请人宰了一只大羊,请来了家族里的长老和有头脸的人,与亲家夫妇吃饭。然后大家就坐在一起商量巴兰沙家日后的大事。短命的儿子走了一年,小帐,人去楼空,他的家产,还有小寡妇和她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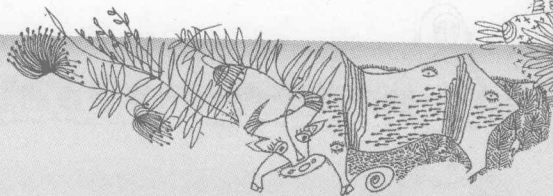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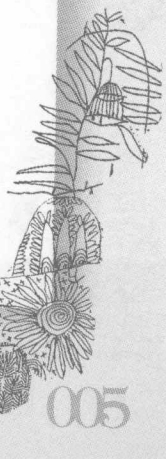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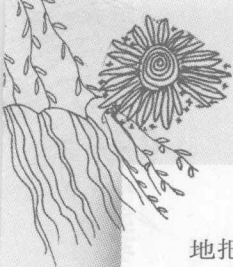
幼的孩子往后的生活；小寡妇与家族成员间的关系等等，都得他们作好安排。巴兰沙家的人，虽然如同一根藤上结的果子，谁家有了难，都得牵扯到家族，但毕竟，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不可能因为大帐家的小寡妇守了寡，就把她的生活都包揽下来。

那天晚上吃饭，大家虽然都说了话，但，最终的话还是留在了第二天早晨。这天早晨喝早茶的时候，家族里的长老又与亲家夫妇坐在一起。屋子里很安静，大家喝着茶。屋顶上的那六根椽木梁子静静地撑着屋顶，好像这家人的生活中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巴兰沙家族年龄最大的人已是花甲之年，大家都叫他“哈孜大人”。“哈孜”实际上是民官，有点民间法官的意思，由长老会决定谁来担任。所以，有哈孜大人在的地方，气氛总是不同一般。

哈孜大人坐在屋子正堂上首，靠在高高的被垛上。他留着一撮剪得整整齐齐的山羊胡子，轮廓丰满，看起来有点像乌孜别克人。摆餐单的时候，哈孜大人用眼角的余光仔细地看了看亲家夫妇，低下头咽了一口唾沫。他心里好像在说，小寡妇的一生，毕竟有一根绳子是系在这两个人身上的，怠慢不得！就见哈孜大人闭了一下眼睛，动了动背，好像要说什么，事实上什么也没有说。

早茶茶点已经摆上餐布，祷告开始，大家静静地为亡人默哀并祈祷。直到这个时候，哈孜大人才伸了伸那像芦苇根一样发红的老脖子，又捋了捋额头，顺手把小帽子从头顶上推到肥厚的脖梗上去，好像花帽有些重。双方家人都下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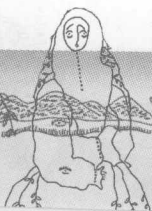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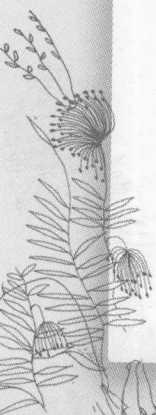




地把注意力投向了哈孜大人。大人就清了清嗓子,开始说起来。外边已是深秋,屋里已经没有了往昔那些个令人生厌的苍蝇,但哈孜大人的声音听起来,却与即将到来的冬天有些相近。

是的,要死的人已经死了,但生活还要继续。双方家长心里难免都装着各自的小揪揪,但,事已至此,大家也只能面对现实,听任哈孜大人的发落。哈孜大人说:

“我们巴兰沙家族的人都知道,巴兰沙家大帐现有的唯一的继承人,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不过,他父亲虽然死了,但余温不散嘛!所以,我想,巴兰沙家大帐的小媳妇当然不能荒掉了这里的生活。至少,在小娃娃长大成人之前,她是要尽义务做这根独苗的监护人。而我们这些人要做的,也只能是替她多作些祷告,祈求亡人保佑这个操守坚定的女子一生平安。依我之见,这小女子当初既然是大帐家明媒正娶之人,破费了人家不少钱财,所以,她将名正言顺地继续做巴兰沙家的人,终身寡居。巴兰沙家的人,无论谁人都不得非礼于她。尤其,妯娌姑嫂,要注意各自的言行,不发任何有可能伤害她的言论。而她也将继续拥有她过去的财产和冬夏草场,她是主人!……当然,一个女人既然有心维护家族的荣誉,不想再嫁的事,那她就应该潜心修炼,诵读经文,做一个虔诚的教徒,一个真正的女索菲。只有这样,她才能在来世进入天堂,与亡夫相会。当然,如果,小媳妇认为自己不该就这么荒费掉青春,也可以考虑重新安排将来的生活。只是,要等到尽完义务之后,而且,她将只身一人离开这个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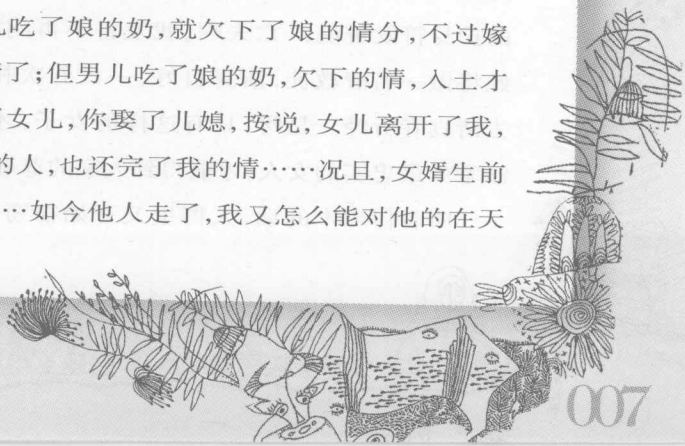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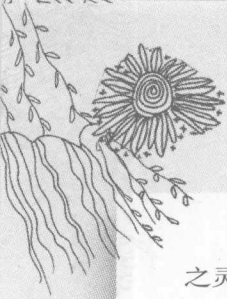
族。过去,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嘛……”

哈孜大人说完话,抬起头,目光迅速在大家身上扫了一圈。人群中轻轻地骚动了一下,又恢复了平静。然后哈孜大人就把他肥厚的脖子一扭,用一双黑眼冷冷地盯住亲家公,又盯住坐在伊玛木大人对面的亲家母。对这两人来说,哈孜大人刚才那番话非同小可。毕竟,他们知道,此时此刻,无论谁说什么话,都有可能像刀子一样架在女儿的脖子上。

这个时候,头顶上虽然是深色的夜空,但深秋的曙光已露出地平线,像一根细细的马尾,横贯天际。哈孜大人刚才那番话着实沉重了,砣码压到了亲家那边。其实,话已至此,亲家还能说什么呢?这气氛明摆着是哈孜大人甩了套索,如果亲家不服,尥蹶子,这些人就会用“舌头”把他们的手脚捆起来。屋里有一股难言的情绪压抑着人心,在座的人像圈里的绵羊,谁也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听得亲家公那边好像有一只惊鸟唧唧地响了几声。于是,在这间小屋里,人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伊玛木身边的一个人身上。那人便是亲家公,长着山羊的脊梁,神情沮丧,大家喝茶的时候,他一直在抠地。只见他挺了挺身子,将两只颤抖的手放在胸前,力不从心地说:

“俗话说,女儿吃了娘的奶,就欠下了娘的情分,不过嫁人前差不多都还清了;但男儿吃了娘的奶,欠下的情,入土才能还完哩。我嫁了女儿,你娶了儿媳,按说,女儿离开了我,归了你,就是你家的人,也还完了我的情……况且,女婿生前与我们相敬如宾……如今他人走了,我又怎么能对他在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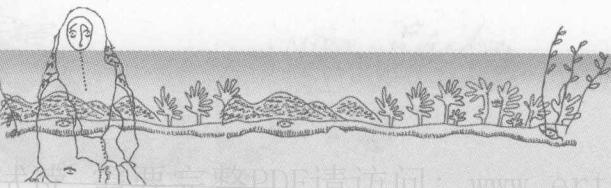
之灵报以非礼?”

亲家一句话说得小寡妇的老公公有些涕泪潸然,脱口就说:“愿真主降福于你,我的好亲家!”

这个时候,人群里开始有些骚动。有人低声附和着什么,无非是对两个亲家的举动表示赞赏。小寡妇的父亲看上去更是有些激动,他那张杏干一样干枯的脸开始越发地生动起来,他还想说点什么,却被一双殷勤的手安抚下来。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头上缠着赛莱的伊玛木终于发话了。就像他头上那块旧得发黄的赛莱布,他的声音听起来古老而又遥远,他的话里带着咒语,开始在这昏暗的屋里响起来,传向每一个角落。人们好像听到了些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听到。直到最后,有人总算听清了点什么。他说:

“教义上说,一个死了丈夫的女人有两种选择。如果她对自己的第一次婚姻说不,想收回誓言,而在结婚前她确实对真主承诺说将忠贞不渝,且有双方长辈为证的话,那这个女人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用锅灰写的休妻书贴到自己的脸上,而且,还要拿着《古兰经》,高呼三声‘撒旦于我比亡灵还亲!’然后,她将被视为背叛教义的人驱出家门;还有一个选择,在为亡夫洗浴之前,要让她吻着从亡夫脖子上摘下来的护身符发誓说:‘亡夫啊,我发誓不再问津男人!’从此后,她将做一名清教徒,洁身自好,一日五次礼拜,每逢朱麻日,去清真寺听经。是呀,只有这样的女子,才配做神圣的巴兰沙家族最忠实的女人,才能得到大家的尊敬。”

听着伊玛木的话,人群里又开始窃窃私语,有人低声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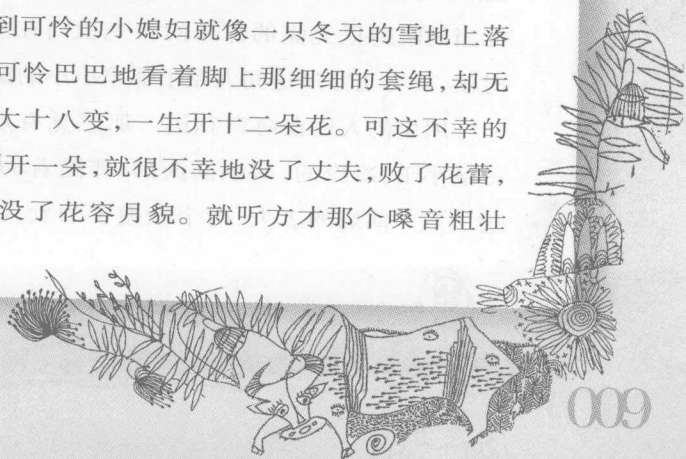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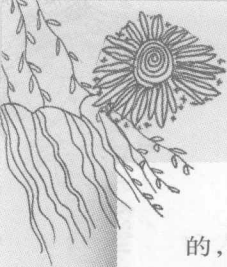


告着什么。小寡妇的亲娘和婆婆一时难以接受哈孜大人和伊玛木严酷的裁决，失声痛哭。有几个女人也没有控制住自己，跟着抽泣。那感觉就好像有一群母鸡在咕咕地叫。一个粗壮的女中音突然响了起来。有人便循声望去，见是一位很胖的老夫人，手上捻着一根纺锤，说：

“看来，我们只有请真主来同情这个可怜的小东西啦。这短福的小东西！”

一句话说得人群又一阵骚动。显然有人在附和。这个时候，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听上去，好像是两个女人，是从隔壁屋里走出来的。知情人明白，那是苦命的小寡妇和妯娌来了。早茶开始前，妯娌就被长辈们安排在小寡妇身边。有人吩咐她说，长老们有话要对大家讲，等话讲得差不多了，你就把小寡妇带进正堂里。门被推开，人们果然看见那妯娌搀扶着小寡妇。美丽的小寡妇穿着一件宽袖的无领长袄，双手掖在袖管里，好像很冷的样子。不过，她那高高的裙领子严严实实地遮掩着她修长的脖子，倒也让人感到她虽然身遭不幸，身上还是有几分热气的。她进屋后，很有礼地将两个膝盖弯了一下，向长辈们行了礼。然后，一位年长的妇女走过去，牵过她的手，把她带到那边一块圆圆的花毡上坐了下来。这期间，人们注意到可怜的小媳妇就像一只冬天的雪地上落了套子的小飞禽，可怜巴巴地看着脚上那细细的套绳，却无能为力。人说：女大十八变，一生开十二朵花。可这不幸的女子，十二朵花，刚开一朵，就很不幸地没了丈夫，败了花蕾，只落下一片枯草，没了花容月貌。就听方才那个嗓音粗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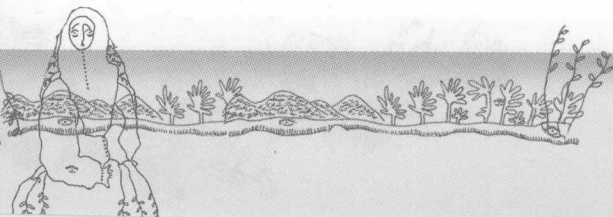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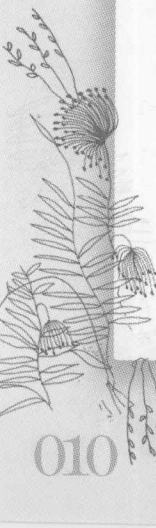




的,有点男人冷相的老夫人,把刚才哈孜大人和伊玛木大人的话原封不动地给她复述了一遍。听得出,她说话的时候,声音里分明隐藏着很多说不清的东西。毕竟,她是一个过来人,这一辈子,人生的酸甜苦辣,命运的曲曲折折,她见得多了。人们听着她的复述,只顾低语,谁也没有注意到,小寡妇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云里雾里,不明方向了。

她头上那块黑纱下,透出她棕色的秀发和干净得有点发青的头皮。那头皮上有一道笔直的印子将秀发向两边劈开,延伸到她宽宽的额头上。那额头洁白如玉,额下那对黑色的眸子原本是黑亮而富有神韵的,但此刻,那神韵显然已经没了。刚才进门的时候,她脸上那点因羞色渗透出来的淡淡的红晕,也消失了,以至那张脸像一张旧花布,悄然失色。老夫人的话,又像一根要命的绳索,紧紧地扼住了她的咽喉,以至她几乎喘不过气来。冥冥之中,她感觉到眼前似有一条大河正湍急而过,而她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挽起袖子,提起裙摆,跳进河里,不顾一切游向对岸;要么,就这么掉进水里,任水流将自己冲走,撞在河道中央的一块大石头上……年轻的女人这么想着的时候,禁不住下意识用舌头舔了舔薄薄的嘴唇,然后,她耸了一下肩膀,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将那双大而无当的眼睛里充满的惊恐的目光投向在座的长老们。那个时候,晨光正穿过这间大屋子那扇小小的窗户。

屋里的人还在窃窃私语。那感觉有点像无风的秋日里一场小雨,冷冷的,淅淅沥沥的,伴随着的是人们的喘息声。过了煮一锅奶的工夫,两个做嫂子的女人悄悄站了起来,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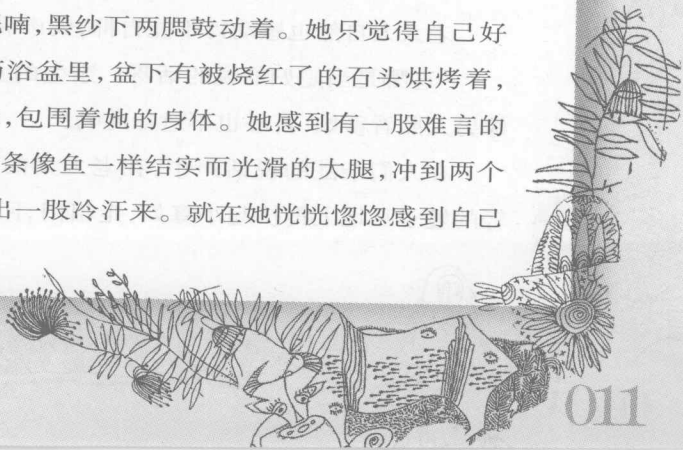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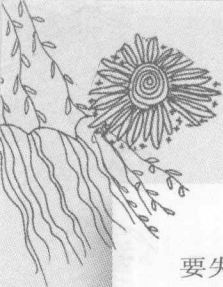
死神加布热依勒那样走近小媳妇。她们向她伸出了手,那手上戴着的戒指、镯子奇形怪状,有的像猛禽的喙,有的像猛兽的爪子,有的像一轮缺失的月亮。两双手伸过来,就好像一个来自地狱,一个来自天堂。小媳妇知道,一人手里拿的是一纸休书,另一人手里拿的是丈夫留下的护身符。那是一块用马皮制成的三角形护身符,是丈夫年少时不慎从马背上掉下来后戴上的。丈夫曾对她说,那次摔伤后,他得了癫痫,让他受了不少罪,是这个护身符如快刀斩乱麻,为他解除了痼疾。小媳妇知道上边还印着丈夫身上的汗渍。小媳妇看着伸向自己的两双手,进退维谷。眼前站着的,身边坐着的,是她的姑嫂、妯娌、大姐、大妈,还有兄长、公爹,都是她平时熟悉和尊敬的人。但是,此时此刻,她突然觉得这些人十分陌生,她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些什么。倒是那两个女人低声提醒她该说的话。她们的声音就在她的耳根下,一个粗些,一个细些,但都一样怪异、神秘,以至小寡妇白皙的额头上渗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

一个女人说:“快说,我的宝贝,就说我是家族永远的奴仆!”

另一个女人说:“说,撒旦于我比亡夫还亲!”

小寡妇口中呢喃,黑纱下两腮鼓动着。她只觉得自己好像被人放在一个药浴盆里,盆下有被烧红了的石头烘烤着,一股股蒸汽喷上来,包围着她的身体。她感到有一股难言的恐惧感正穿过她两条像鱼一样结实而光滑的大腿,冲到两个膝盖上,身上就渗出一股冷汗来。就在她恍恍惚惚感到自己





要失去知觉的时候，先前那个粗声的老夫人同情地说了一句：“哦，我的孩子，真主与你同在！”小寡妇的耳根热了一下，眼前亮了一些，身上好像也有点力量了。于是，她半清半昏地呢喃道：

“我……我是家族永远的奴仆。”

她说话的时候，眼角的余光看见身边有人拿过一本《古兰经》，然后，她就觉得自己的身子无力地一歪，朝那卷经书倒过去。于是，姑嫂、妯娌们就向这个对真主、对亡灵、对巴兰沙家族孝了忠的女人伸过了同情的手。屋里响起一片杂乱的说话声，伴随着的是人的汗气，纳斯烟的怪味，还有一些说不上来的味道。

有人说：“啊！真主啊！”

有人说：“愿你今生、来世都得到光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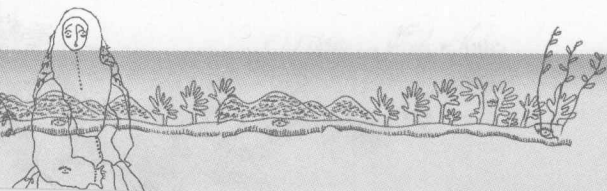
在人群中，受到最大震动的人当数小寡妇的公爹。多少时日来，他被无尽的心事折磨着，心事就像利刃一样戳他的心。此刻，总算一块石头落地，他竟激动地说了声：

“胡大！我的孩子，我将敬你一世。哪怕小麻雀也别想从你头顶上飞过去！”

老太太自然也感动得不能自抑，失声痛哭：

“这哪是当媳妇的说的话呀！亲生的女儿就是铁了心不嫁男人照看爹娘，苦心也不过如此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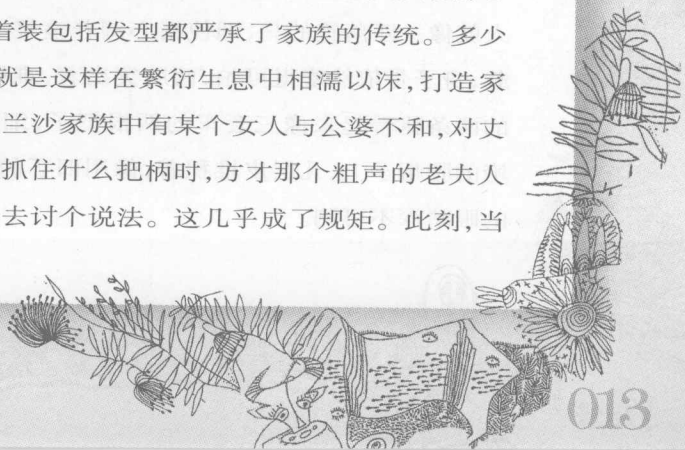
在人们杂乱的说话声中，在老太太的哭声中，那两个年轻的嫂子从地上搀扶起小寡妇，走出门，回到隔壁屋里，把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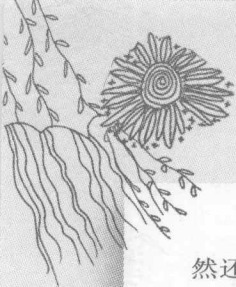




寡妇放在床上。小寡妇瘫在床上,不省人事,那两个妯娌就
在她脸上喷了些冷水,又发了些咒语,她才清醒过来。然后,
有人从正堂里端来了酸奶麦粥,有人逼小寡妇把粥一口一口
地喝了下去。直到这个时候,小寡妇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刚才
说的那番话对她的将来意味着什么。她如梦初醒,身子猛地
一歪,把脸整个儿埋在鸭绒枕头里,悔恨交加,在那松软的枕
头上狠狠地咬了几大口。那感觉有点像一匹第一次戴上了
龙套,野性十足的马。站在身边的人呛然了。有人向大家使
了个眼色,大家就默默地退了出去,好让小寡妇一个人留在
屋里,把心中的愤懑都发泄出来。果然就听小寡妇在人都出
去了后放声大哭。她寸肠欲断,她心寒,她躺着的这张床铺,
从来也没有使她感觉像现在这样陌生,她翻身下去是泪,翻
身上来,还是泪。不知过了多久,正堂那边,已经有人将一只
大羊牵进屋里,请长老们为那隔壁屋里的小寡妇求过平安,
宰了,入锅。然后,老太太就请某个姑嫂进了儿子的屋,为昨
日的小媳妇,今日的小寡妇摘掉头上的黑纱,并将黑纱挂在
墙上。等小寡妇再次被人请进正堂的时候,一块白色的头纱
披在了她的头上。

小寡妇以她对家族的忠诚,成全了整个巴兰沙家族的心
愿,以至于日后的着装包括发型都严承了家族的传统。多少
年来,巴兰沙家族就是这样在繁衍生息中相濡以沫,打造家
族传统的。每当巴兰沙家族中有某个女人与公婆不和,对丈
夫不公,总之,被人抓住什么把柄时,方才那个粗声的老夫人
总会带着一帮女人去讨个说法。这几乎成了规矩。此刻,当





然还得由那老夫人出面。就见老夫人拿了一把剪刀，走到小寡妇身后，将她那对棕色的大辫子剪掉，顺手扔进了火里。也就是说，小寡妇以后再也没有十足的女人味以吸引男人的目光了。然后，老夫人又将一件筒袍套在她的身上。通常，那种袍子是去清真寺做礼拜或有集会时才穿的。但是，从今天起，小寡妇将以这一身装束出现，像一个地道的女教徒。她将在这一房人家扮演主人的角色，直到她膝下的那个小孩子，有朝一日翻身上马，长大成人。说到底，她成了一匹被调教过的马，就是卸掉了龙套，也不会离开下饲料的马槽。主人甚至不用招呼，只要往前一站，它就会主动凑到主人身边去，喉管里还有几声殷切的声响。当然，亡夫的年祭结束之后，她进出自由了，她可以骑着马出去串门，跟女人们聊天，也可以参加人家的红白喜事，总之，她可以自由与外界交往了。

二

白发人送黑发人，中年丧子之痛，使巴兰沙主帐家的老人几乎一蹶不振，剩下了一把干骨头。蒙受打击之后，老人就像一匹落魄的马，即使精心调养整整一个夏天或一年半载，身子骨依然瘦得可怕，两肋突出着，难见昔日的风采。他的两条腿看起来像三套车的两根把子，细长而又光滑；松垮垮的腮帮子上，几层皮堆积着，像用旧了的鞋垫子；一双空洞的眼睛深不可测。

